

## 陇上故事荟



## 冬日放炕

文徐云峰

几时的冬天,鼻孔里总是充斥着炕烟的味道,听见炕烟,也就意味着真正的冬天来了。

夜晚降临,一家人坐在炕上,盖着被子,温暖便从腿部蔓延,充满心田。隔着窗户纸,任凭西北风凛冽,大雪压垮树枝,周身上下温暖如春,不经意间便潜入梦乡。

主屋放炕的权利一直被奶奶把持。屋是泥墙木顶一坡水,中间大,两边小,连成五间房。连通的主屋划分为三个分区,一侧为热炕,一侧放置面柜,中间放置八仙桌,上供先人牌位。主屋的炕是奶奶的居所,我因从小跟着奶奶,主屋自然成了我夜晚的天地。放炕是奶奶整个冬天都记挂和值守的事,就像公司一个重要岗位上的高管。

放炕,多用柴草。柴是经过奶奶分级挑拣的。细碎的有小麦脱皮后的麦壳,稍大点的是小麦秸秆、黄豆秆、辣椒秆,更长的是玉米秆。

不同的柴草燃烧后发出的味道各不相同,送达炕上的温度和持久度也相差甚远。于是,奶奶会精心组织这些柴草的比例,既不会让炕膛的火太大而烧了被褥,也不会燃烧一阵儿就熄灭,不得不半夜爬起来再次放炕。让炕保持一晚上相对均匀和持久的温度,是奶奶多年来练就的经验。

送入柴草的口叫炕眼,不到一尺见方,柴草被放入炕眼,还需要一把利器——推耙,两米多长的木杆顶端镶着的巴掌大木板,将柴草推入炕膛,让它们各就各位。推耙就如放炕的魔杖,它周身黢黑的历史,写满了温暖的魔法。

为了保持炕的温度,奶奶瘦小的身子常常跪在炕眼前。她会先将事先准备的柴草小心谨慎地推入炕膛,看炕膛内原有的火星点燃柴草,然后关上炕眼门,起身站在院中央,观看房顶上炕烟囱里冒烟的情况,以判断炕内燃烧的进度。一晚上的温暖,都是奶奶精心放炕换来的结果。

我急欲加入放炕的行列是好奇心使然,但一直没有机会,平日里奶奶负责放炕,连母亲都没机会。直到有一次大人外出,只留下我和弟弟在热炕上看图画故事。我心生一计,将炕侧墙里的壁柜打开,用火柴引燃衣服,关上壁柜门,不一会儿,白烟就挤着门缝跑了出来,壁柜门变成了炕眼。为了让火更大一点,我时不时打开柜门,调整里面衣服的形态,果然,衣服像奶奶推耙下的柴草一般被烧着了。关上壁门,浓浓黑烟从门缝里以千军万马之势奔袭,我和弟弟在炕上趁着黑云欢跳,宛如黑风怪出洞。黑烟弥漫着,刺鼻的味道传出了主屋。幸好外出的母亲及时归来,她急忙跑进主屋,从壁柜里拖出冒着火星的衣服,扔在地下,用笤帚扑灭每一个火苗后,我和弟弟屁股上挨了一顿笤帚疙瘩。

刚做了几分钟的黑风怪,就被打回原形,好在没有引起大火。

稍大一些,常常因为能加入放炕的行列而倍感自豪,那便是灌炕烟囱。烟囱是在修建房屋时在墙里预留的,不过碗口大小,因柴草烟熏火燎,时间一长,灰尘黏附其上,烟道变小,出烟不利。解决办法很简单:用绳子坠上秤砣,从房顶烟囱口将秤砣放下,往复提拉几次,烟道得到清理,然后吊上一小桶水,从烟囱口灌入,尘埃落下,清理工作便完成。蹬梯子上房是我的最爱。童年的高度,就是从这三四米高的屋顶开

始的,每登顶一次,心里便成长一回,之前胆小、紧张的双腿变得稳健,而站在房顶上的男孩,终于可以向家人宣告自己的成长,如同登上了一座山峰。

如今,父母亲住进了楼房,但一到冬天,还是喜欢有热炕的老宅。我虽劝说把炕改成电加热的,但父母亲依然坚持放炕。现在放炕,多用细末的煤,秸秆引燃,燃烧持久,比奶奶当年省事很多。炕烟在冷风中飘着,熟悉而温暖的味道升腾在村庄的上空。那是父母的坚守,亦如奶奶的坚守,时刻等待归家的孩子。



## 晚来天欲雪 能饮一杯无

## 陇东馊饭

文李满强

冬日窗外风声呼啸的夜,西北温热的暖房间里,仿佛谁都在等一场雪。人们都爱雪,爱它的轻盈,也爱它的灵动。古人笔下的雪,有张岱湖心亭看雪的淡薄孤寂之情致,亦有柳宗元独钓寒江雪的清高拔俗之风韵,而白居易等的这场雪,在他晚年的一个寒冬。

《问刘十九》  
唐白居易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  
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。

我家新酿的米酒还未过滤,酒面上泛起一层绿泡,香气扑鼻。用红泥烧制的烫酒用的小火炉也已准备好了。天色阴沉,看样子晚上即将要下一场大雪,能否共饮一杯?我的朋友。

少年得志

很多大才子的人生多是由繁华转至平淡,白居易亦不例外。白居易生于宦官世家,自幼聪慧过人,才思敏捷。

年少时,一首《赋得古原草送别》让他名扬京城,也算少年得志,不负寒窗之苦。那时候的白居易官场得意,朝堂上常上书记

事,积极参政,直陈时弊。他的才情也深得帝王赏识,然而官场之中,风云变幻莫测,不知何时何事,就能让命运发生天翻地覆的转变。

逢变被贬

一朝被贬为江州司马,白居易顺达多年,此番遭遇,心中难免感到落寞低沉,才有了“江州司马青衫湿”的悲泣。

谪贬江州,似乎改变了白居易的一生。

他曾胸怀兼济天下之心志,如今也心意阑珊,他的诗中更添了一抹淡淡哀愁。“浔阳迁客为居士,身似浮云心似灰。”

就在他人生低谷的时候,友人刘十九闯进了他的生命中,成为白居易江州时期的密友。

刘十九,嵩阳处士,在诗《刘十九同宿》中,白居易就记录下二人饮酒对酌的情景——“唯共嵩阳刘处士,围棋赌酒到天明。”

忆刘十九

雪中送炭的友情,在患难之际显得难能可贵,也使得这首《问刘十九》传诵千古,触动着一代又

一代人心中那温暖的情怀。

晚年,白居易隐居洛阳,他心中也常常怀念那个远方的旧友。天晚欲雪,思念旧人,一首《问刘十九》信手拈来,自然妥帖。

绿蚁新醅酒,红泥小火炉。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

此诗短短二十字,却饱含深厚的情感。白居易没有用华丽的辞藻,在字里行间,只读到温馨热烈的情谊和温暖如春的诗情。绿蚁酒,指新酿的米酒,酒还没有滤清之前,酒渣浮在酒面上,颜色如春天般嫩绿。

古人常用“绿蚁”来代指新酒,如南朝诗人谢朓的“嘉鲈聊可荐,绿蚁方独特”,李清照的“共赏金尊沈绿蚁”。

与绿蚁酒相映衬的,是燃烧得正红的小火炉,朴素温馨之感,扑面而来。

试想,屋外密雪纷纷而下,铺天盖地一般,笼罩着整个世界,银装素裹的人间,正暮色苍茫,夜色悄然。

这个雪夜,有多少人交杯换盏,又有多少人雪夜独酌。

“晚来天欲雪,能饮一杯无?”

诗歌中的色彩之妙

诗歌首句“绿蚁”二字绘酒色摹酒状,酒色流香,令人啧啧称美,酒态活现让读者心向“目”往。次句中的“红”字犹如冬天里的一抹亮色,温暖热烈。“火”字表现出炭火熊熊、光影跃动的情境,更是能够给寒冬里的人增加无限的热量。“红”“绿”相映,色味兼香,气氛热烈,情调欢快。第三句中不用摹色词语,但“晚”“雪”两字告诉读者黑色的夜幕已经降落,而纷纷扬扬的白雪即将到来。在风雪黑夜的无边背景下,小屋内的“绿”酒“红”炉和谐配置,异常醒目,也格外温暖。

最后是结尾问句的运用。“能饮一杯无”,轻言细语,又溢满真情。用这样的口语入诗收尾,既增加了全诗的韵味,使其具有空灵摇曳之美,余音袅袅之妙;又创设情境,给读者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。诗人既可能是特意准备新熟家酿来招待朋友的,也可能是偶尔借此驱赶孤居的冷寂凄凉;既可能是在风雪之夜想起了朋友的温暖,也可能是平日里朋友之间的常来常往。

而这些,就都留给读者去想象了。

(本版编辑综合整理)



冬日的清晨,男主人起了床,瞅见院子里捂着白花花的雪,知道是下雪了。脸也顾不得洗,赶紧下炕去,拿上铁锹,扫帚去扫雪。等他回来的时候,女主人已经揭了锅盖,一团热气伴着浓郁的菽豆面香味,一下子就攫住了男人的喉咙。他忙不迭地洗了手、脸,上炕。女人端饭上桌,男人就着酸菜,呼噜呼噜吃了两碗,临了,用手掌擦一下嘴,眯了眼笑:“娃他妈,今天这馊饭是咋美了!”

这是吾乡静宁农家常见的景象。

馊饭是老家最常见的饭食。做馊饭可以用玉米面,也可以用菽豆面。做法比较简单。将洋芋切成三四厘米的方块,放入清水中,水烧沸后,等洋芋快烂的时候,左手捏了面粉,往锅里均匀地撒,右手拿着擀面杖,一圈一圈地搅,直搅到锅里呈糊状,用擀面杖捞一下,能吊住线的时候,盖上锅盖,擦(焖)一会,馊饭就做成了。有人戏言馊饭是媳妇偷懒的饭食,也是有一点道理的。

吃馊饭必须要配上自家腌制的酸菜,陇东一带的人,家家都有两口硕大的酸菜缸,一口是腌制过冬大白菜的缸,另一口是腌制日常调用的浆水缸。白菜要捞出来,沥水之后炆炒了才好,而浆水缸里的酸菜,直接捞出来,连汤带菜,用盆盛了,调上油泼辣子和荏油,就可享用。馊饭舀在碗里,盖上冰凉的咸菜,简便易做。玉米面橙黄柔滑,吃起来香甜松软;咸菜咬起来柔韧嚼牙,可口香脆,口感滑而不腻。一冷一热,一软一硬,搭配合理,是冬季御寒十分难得的美味呢。

说起来吃馊饭,那可是有技巧的。用筷子将酸菜夹了,放在馊饭上,筷子头一掠,连菜带饭,送入口中,菽豆面特有的香味和酸菜、辣椒的酸辣味混合在一起,是很能让

人开胃的搭配。会吃的人,一碗馊饭一分为二,先吃这一边,吃到中间,碗一颠,啪的一声,那半边会翻过来。临了,捧住碗,转着舔了,干干净净,不拖泥带水,几乎像没有盛过饭一样,不用洗。

小时候吃馊饭,我最喜欢去三娘家。三娘调的酸菜特别好吃,似乎是在泼辣椒的时候加了蒜瓣之类的东西,味道特别香。我端着馊饭,去她家蹭菜,三娘也不怪我,给我把菜盛得满满当当,然后看我王朝马汉地吃,她在旁边感叹:“这娃儿怎么就把馊饭能吃这么香呢!”我还喜欢看村里的老人吃馊饭,那些老人都是从旧时代过来的,留着一把大胡子,有的长可盈尺。但他们吃起馊饭来,丝毫不比年轻人差,尤其是他们舔碗的技术,无比纯熟和高超:捧着碗,一圈儿过去,碗就变得干净如新。放碗的时候,碗须上不沾一丁点的面渣,很是神奇。

前几天和父亲聊天,说到吃饭的事。父亲说起他曾经吃过一次最难吃的馊饭。那是父亲小时候,奶奶让父亲打了些榆树皮,然后用刀子将第一层的黑色粗皮刮了,留下里面的一层,剁成小块,在锅里焙干,放在石磨上调用的浆水缸。白菜要捞出来,沥水之后炆炒了才好,而浆水缸里的酸菜,直接捞出来,连汤带菜,用盆盛了,调上油泼辣子和荏油,就可享用。馊饭舀在碗里,盖上冰凉的咸菜,简便易做。玉米面橙黄柔滑,吃起来香甜松软;咸菜咬起来柔韧嚼牙,可口香脆,口感滑而不腻。一冷一热,一软一硬,搭配合理,是冬季御寒十分难得的美味呢。

现在的陇东乡下,家家户户的酸菜缸都还在,馊饭、搅团这些杂食小吃,也是司空见惯的事物。每年春节回乡下,母亲知道我这一口,隔三岔五总要做了来吃。有次吃完馊饭,我教儿子舔碗,儿子眼睛里满是不解和好奇。对这些孩子来说,他们或许永远无法理解我的做法,而我只想用行动告诉他,在每一粒粮食跟前,谦卑敬畏之心,永远都要有。